



统筹：寒川

第459期 菲律宾篇

组稿人：王勇

(一) 菌之永恒

● 江一涯 (菲律宾)

一种菌最珍奇
不是来自空气、阳光和水
也不是来自飘扬的尘埃
直接地——
从你的我的血液里
来，与身躯同在……
她，巨大而渺小，强而弱
存在，在你我的感觉中，或者是
灵魂深处

读后感

1. 王勇 (菲律宾)

若要票选菲华现代诗经典，江一涯的得奖诗作《菌之永恒》必然入选，这是一首他最为人知、受到最多引用与评析的代表作；是一首富有哲理、诗思、情感的多面向佳作。足证写诗除了靠灵感还需靠生活积累与生命感悟。

肉眼看不见的细菌，往往是不好的，在诗人“匠心独运”的观照下，菌成为一种神奇的东西、神秘的力量，可以代入各人各自的想像世界。

其实，菌有恶性与良性之分。在医理学、病理学上，我们看到恶性之菌横行，良性之善受到压制，总有无奈与恐惧；可到了诗人笔下，他的菌可以是文化、传统、精神、价值……时强时弱，时巨大时渺小，与我们的思想、血液、灵魂共生。诗人通过《菌之永恒》的“菌”赋予读者无限的联想空间，制造了如“疑似银河落九州”或“白髮三千丈”般奇特的悬念！

2. 许露麟 (菲律宾)

江一涯的菌隐喻的是爱，一切生物的都源自菌——微生物，而一切生命的延续也是来自于菌——爱，在他诗中的菌已不是来自空气、阳光、水……，而已转化成为在血液中流传的菌——爱，与躯体同在，极大而渺小，强而弱，存在你我的感觉中，在灵魂的深处，世代代在血液相传滴流——永恒的爱。

3. 李燕琼 (福建)

微小、不易感知是菌最突出的形容词，但它却和空气一般，肉眼虽不易见，但却无处不在。江一涯笔下的菌让我感受到一股不易察觉的暖，就如同爱我之人于生活所付出的种种，我不留心也许就忽略了，但若是细心体会便会知晓其中所蕴含的一切。

此诗中的菌是菌非菌，它是她，有着别样的情感寄托，“她，巨大而渺小，强而弱/存在，在你我的感觉中，或者是/灵魂深处”，这种菌的特性并非一成不变，就如同人的情感力量一般，既坚强又脆弱，需要我们用心呵护和感受。

4. 庄晓明 (江苏)

我同意菲律宾著名诗人王勇的意见，若要推选菲华现代诗经典，江一涯的《菌之永恒》必然入选。它既契合自然之理，又引向一种形而上的玄思，是属于一流之诗。

如今，人类已经知道，自己的身上布满了各种细菌，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离开了细菌，人类根本就无法生存。因此，诗人说“一种菌”“从你的我的血液里/来，与身躯同在……”，是符合科学之理的。“她，巨大而渺小，强而弱”，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生命的状态——菌与生命，是相互呼应的。

这首诗最不可思议，或神奇的地方，是诗人在诗的收尾处，将这“一种菌”的存在，延伸至“你我的感觉中”，乃至人类的“灵魂深处”，当然，也是延伸到了诗的一种“至境”。在情感中，在直觉中，我们同意诗人的这一延伸，联想和想像的诗的神圣权利之一。最后，我想多说两句的是，如果有一日，科学真的论证了“菌”与“灵魂”之间的关系，诗人江一涯的这首《菌之永恒》，无疑就成为人类意义上的“永恒”了。

5. 吴青科 (福建)

顾名思义，这首诗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有关“菌”的隐喻，甚至是一种浅白的美好的隐喻。与其将“菌”理解为体积微小、数量众多的微生物，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生命的印记、一种无法忘却的体验。它无法消失，自动繁衍。

静静读一首诗

3. 了尘 (福建)

六行诗《无眠》是一首诗意峭拔，意象奇诡的作品。

它的冷艳入题是建立在充分的亲身体验上的，不是无病呻吟，不是哗众取宠，是有充分的生活依据和经验的。诗只六行，一开篇就已入题：“谋杀夜”是夜的“死去”，夜的死去不就是失眠和无眠吗？！然而，是谁杀死了夜？自供“凶手”是我，我又非自觉的杀手，我只是梦的尸体上无意露出的“半截匕首”，而至于凶手……

这就使诗具备了思辨的力量，具有了冷峻的回味和荒诞的意味。

4. 椰子 (菲律宾)

诗如其名，“月曲了”三个字本身就是很诗意很意象的笔名。他主张“诗是美的计较”，在写诗的每一个环节上，务必做到锱铢必较，尽善尽美。

月曲了是我喜爱的菲华诗人之一。他善于运用意象创作，营造审美意境。擅长在一首诗中，将几个意象融会贯通。他的每一首诗作都是精品，诗意浓，意境深，唯美，不管是叙述、状物、抒情或言志，都散发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。台湾诗人张默曾说月曲了的诗作有“新新鲜的意象”，大陆诗歌评论家李元洛也称赞“月曲了许多诗作的意象可谓准确简练又新鲜独创”。

那种计较的美是全方位的，无论你怎么打乱它，撼动它，试着倒读《无眠》，诗意滚滚而来，同样美妙无比：

半截匕首
露出的
是梦的尸体上
坐在牀上的我
眼光闪闪
是谁谋杀夜

5. 吴青科 (福建)

诗歌的真实躲在背后，诗歌是背后故事的呈现。与其执着于玄奥的诗句，不妨与文本背后的故事发生共鸣。诗句可以用各种方式进行解读，这就意味着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，诗歌的魅力正在于此。但作为读者，我们总想千方百计去深入到它的内部，渴望认清它的某种事实，事实证明，这只是一种奢望，甚至与诗人构成矛盾或冲突的奢望。于是，作为读者，只有通过诗歌本身看到背后的故事。诗歌本质上又属于一种隐喻外显的结果，明白这样一种关于诗歌的事实，我们作为读者的情感体验就会随之激活。

如果基于失眠这一普罗大众都再熟悉不过的体验来解读这首诗，往往会将其理解为一种因失眠的痛苦而产生的某种苦闷，诗歌的每一句及其寓意就会清晰可见。可在我看来，失眠背后的故事更加扑朔迷离，背后隐喻了无限庞大的信息量……于是，如此简简单单的诗句不再被习惯性地被解读，而各自获得了意义上的独立，每一句都成了一种意义隐喻的符号。

面对幽深无比的黑夜，扪心试问：是谁谋杀了夜？谁的眼光闪闪？“我”是失眠的受害者还是施暴者？我是因为痛苦？兴奋？还是因为懊悔？我成了自身的施加对象以及是否因为施加于人的后果？失眠背后隐藏的东西实在庞杂、恐怖，完全无涉于失眠本身，尽管失眠本身就已十分痛苦。一旦接受失眠的事实，就意味着不得不向现实妥协。

6. 庄晓明 (江苏)

“无眠”，在这首诗中的意思就是通常所说的“失眠”。成年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失眠，知道个中滋味，而月曲了的这首诗的表现，仍令我们吃了一惊：它的场景显示的分明是一场谋杀案。

诗的第一句，即是“是谁谋杀夜”。当然，谁也谋杀不了“夜”，但失眠者那闪闪的“眼光”，却恍若匕首的闪动，指向着“夜”。但这闪闪的“匕首”，首先杀死的，却是自己的“梦”——对于一个无法入梦的人来说，他的“夜”实际上也就被杀死了。这时，出现了一个令人惊悚的意象，失眠者坐在牀上，“是梦的尸体上/露出的/半截匕首”——这个作案现场告诉我们，杀死自己梦的，正是失眠者自己，这个案子实际上是无法破的。诗人告诉了我们这些后，就退隐了，但这“作案现场”却比任何一部惊悚电影都更精彩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。

失眠是一种痛苦，然而，诗人却从这痛苦中得到了一首意象精警，有着超现实意味的好诗，这痛苦也算值了。

7. 刘正伟 (台湾)

菲华著名诗人月曲了的诗“失眠”，主题是失眠。当然也可能不只是自然状态下想睡而无法入睡的失眠，也可能是坐在牀上与爱人聊天、谈心或吵架；或者正读一本书；或者正为某人某事烦恼或呕气。而“失眠”这诗更可能是自然状态的失眠，是谁眼光闪闪的想要谋杀夜？无非是失眠的诗人自己。

诗后面露出答案：“坐在牀上的我/是梦的尸体上/露出的/半截匕首”。在平日他已经是睡至半夜的梦乡裡，而在失眠的夜裡，梦都死去变成尸体了，夜还张牙舞爪的狰狞著、注视著他，不肯放他入眠。

诗中将自己拟物化为一把匕首，非常鲜明的意象与比喻，突出了整首诗的形象与意境。

6. 椰子 (菲律宾)

一种诗最珍贵，不是一、二十行，而是那么三、五行，或者五、七行，在层层推进中，在娓娓道来中，诗意能量的累积，张力的爆发，达到理想状态。

菌在大自然物质生成中的生生不息，与人类细胞中的情感的因果循环，是恒久永存的，其原理也是相似的。以菌这一简单的意象开头，菌有两方面的寓意，良菌象征新生的力量和蓬勃的景象，恶菌象征破坏的力量和毁灭的景象。

当一行行诗，以菌超强的繁殖，推进到你我的感觉或灵魂深处，此时，读者尽管对号入座，尽管恣意挥洒，尽管装入自己的爱恨情仇，在诗意爆破的五彩缤纷里陶醉，世界因而深邃，人生因而深刻。

7. 刘正伟 (台湾)

菲华诗人江一涯的《菌之永恒》由小见大，菌是微不足道的细菌，有坏菌也有益生菌，菌是显微镜可见到的，属于物、具象，却又是肉體自然状态下无法可见的无比渺小的生物。

江一涯《菌之永恒》想表现的不是菌本身，而是以渺小的菌来比喻、形容一种“从你的我的血液里/来，与身躯同在……”，也“在你我的感觉中，或者是/灵魂深处”存在著的“精神”。那共有的灵魂或者精神，或者就是人类共同的爱的信仰，或是世人普遍认同的和平、反战、互助等普世价值。人类只有互助合作、相親相愛，才能共同邁入永恒，而不是藉由戰爭互相毀滅。

(二) 无眠

● 月曲了 (菲律宾)

是谁谋杀夜
眼光闪闪
坐在牀上的我
是梦的尸体上
露出的
半截匕首

简介：月曲了(1941-2011)，本名蔡景龙，出生于菲律宾，祖籍福建晋江。20世纪60年代加入自由诗社，80年代与诗人发起创办千岛诗社。曾获河广诗社新诗优秀奖、王国栋基金会首届新诗奖、创世纪小诗奖、菲律宾作家联盟(UMPIL)诗圣描毓沓斯奖(2009)。作品收入台湾九歌版《新诗三百首》、尔雅版《小诗选读》及其他重要选集。出版《月曲了诗选》、《月曲了诗集》、《我的眼光是碎的》、《异梦同床》(与妻子王锦华合著)。

读后感

1. 王勇 (菲律宾)

六行的《无眠》是首惊悚诗，画面感犹如小说或微电影，拓宽了诗的表达的多面性。

“是谁谋杀夜”？不是别的，就是诗题的“无眠”。无法入睡的“我”，“眼光闪闪”，精神得很，看着“坐在牀上的我”。失眠的我看着牀上的我，是一种什么状况？是一种被失眠侵扰的失神错乱的状况，但见“梦的尸体上/露出的/半截匕首”，竟然是我。是无眠的我化为匕首杀了梦，其实是失眠赶跑了原本在熟睡中应该出现的美梦。

不曾经受失眠困扰者，不能体会无眠的痛苦。月曲了的《无眠》以惊悚的形象让品读者读后，也许会惊出一身冷汗、吓得失眠。

2. 李燕琼 (福建)

月曲了的《无眠》虽然只有短短的六行，但却形象的展现了人在失眠后在无尽黑夜中的痛苦：眼光闪闪，精神的不休，梦的无法进行。

语言表达乍看也许有些惊悚，尤其是“谋杀”“梦的尸体”“半截匕首”等字眼更是将读者带进无眠的恐惧氛围之中。但细细品味之后便不难发觉作者的细腻阐述，失眠后的个体所面对的是漫漫长夜，“坐在牀上的我/是梦的尸体上/露出的/半截匕首”，亲手扼杀梦的凶手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，这样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。

虽是只言片语，但却呈现了生活的细节剪影，令人回味无穷！